

今日人类学民族学论丛
Anthropology and Ethnology Today Series

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优秀论文集

(第一辑)

ZHONGGUO RENLEIXUE MINZUXUE YANJIUHUI
YOUXIU LUNWENJI (DI YI JI)

黄忠彩◎主编



知识产权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今日人类学民族学论丛
Anthropology and Ethnology Today Series

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优秀论文集

(第一辑)

**ZHONGGUO RENLEIXUE MINZUXUE
YANJIUHUI YOUXIU LUNWENJI (DI YI JI)**

黄忠彩◎主编



知识产权出版社
全国最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优秀论文集. 第1辑/黄忠彩主编. —北京: 知识产权出版社, 2016. 2

ISBN 978-7-5130-0348-3

I. ①中… II. ①黄… III. ①人类学—中国—文集②民族学—中国—文集
IV. ①Q98-53②K28-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24650 号

责任编辑: 石红华 纪萍萍

责任校对: 谷 洋

封面设计: 张 冀

责任出版: 孙婷婷

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优秀论文集 (第一辑)

黄忠彩 主编

出版发行: 知识产权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网 址: <http://www.ipph.cn>

社 址: 北京市海淀区西外太平庄 55 号 天猫旗舰店: <http://zscqcbss.tmall.com>

责编电话: 010-82000860 转 8130 责 编 邮 箱: shihonghua@sina.com

发行电话: 010-82000860 转 8101/8102 发 行 传 真: 010-82000893/82005070/82000270

印 刷: 北京中献拓方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经 销: 各大网上书店、新华书店及相关专业书店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29

版 次: 2016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520 千字 定 价: 88.00 元

ISBN 978-7-5130-0348-3

出版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目 录

圣时与俗时：作为教友和乡民的时间秩序	曹 荣 (1)
对西藏三岩麻风病患者丧葬方式的田野调查	岳小国 英 珍 (22)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视野下的民间艺术及其传承	田 阡 (30)
费孝通的“三区论”与王铭铭的“三圈说”的 比照分析	赵旭东 齐 钊 (39)
经济文化类型：从“原生态型”到“市场型” ——对中国少数民族城市移民的新探讨	张继焦 (56)
人类学影片的新特征：从影像化到学术化的再回归	邓卫荣 (72)
中央研究院“研究提高民族素质案”之始末 ——兼述中央研究院体质人类学研究所筹备之流产	杜 靖 (87)
宗教认同与区域、民族认同 ——论 20 世纪藏彝走廊西部边缘基督教的发展与 认同变迁	高志英 (109)
维吾尔族女性早婚现象的人类学分析	冯雪红 (118)
器官移植病人的后移植生活：一项身体研究	余成普 (132)
多元文化产权纠纷解决机制研究	田 艳 (165)
传承与维系：现代化语境下少数民族传统法文化的发展 ...	潘志成 (182)
中国特色城市少数民族服务管理体系建设的实践与思考 ——以广东城市民族工作为中心	陈晓毅 (199)
市场经济与怒族社会生计转型 ——以怒江峡谷秋那桶村为例	温士贤 (229)
走进社区“新”时代 ——城镇化过程中岛屿社会边缘群体的生活	区 纘 (242)
呼图壁康家石门子岩画辨析	张 莉 (257)
承德地区满族舞蹈现状及发展构想	蒋小娟 宋函颖 (267)

明清王朝控制南岭走廊的途径研究

——以湖南省江华县上伍堡平地瑶族为例 陈敬胜 (273)

文化变迁与社区发展

——基于河西走廊若干少数民族移民社区的调查 王海飞 (281)

维吾尔族人口发展变迁初探 李 洁 (294)

民族文化的未来重在保护的制度化和参与化

——鄂伦春族狩猎文化保护方式探索 眈 兰 (305)

浅论彝族传统垃圾观和当前垃圾问题 李金发 (312)

当前我国西部地区民族关系的五大新动向 何生海 (320)

民族认同对回族基层社区平衡发展的影响

——以回族言语为视角 闪兰靖 (330)

中越“两廊一圈”跨国民族经济区研究 周光大 (354)

合作共赢, 打造“两廊一圈”国际旅游区 陈 鸣 吴亚培 (375)

从民间祭仪到民族节日: 景颇族“目瑙纵歌”

的演变 马居里 王晓艳 (380)

从乞巧节到中国情人节

——七夕节的当代重构及意义 张 勃 (392)

符号: 苗族和谐社会组构的链钮 李一如 (404)

苗族对歌起源考 李国栋 (417)

盐边县傈僳族文化旅游资源开发探析 鲁建彪 韩迎迎 (424)

中国陆疆安全问题的识别与界定 徐黎丽 (432)

民族文化遗产的国家认同价值 马翀炜 戴 琳 (448)

圣时与俗时：作为教友^①和乡民的时间秩序^{*}

曹 荣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

伊利亚德认为宗教徒的时间并不是均质的、连绵不断的，而是存在着神圣时间的间隔。宗教徒的时间可划分为世俗时间和神圣时间，两种时间属性在本质上是不同的。神圣时间是可逆的，是“一种被显现出来的原初神话时间”，它能够在构成神圣时间的节日中定期恢复。世俗的时间则是普通的时间持续。对于时间的不同态度，足以把宗教徒和非宗教徒以及宗教徒区和非宗教徒区区分开来。^②从这个意义上说，乡村天主教信徒也有着两种时间的区分和体验。一种是标显信徒身份的宗教时间，以教会安排的制度化的时间秩序为框架，以教堂和圣母山等神圣空间为主要的仪式空间。对于神圣时间的体验构成了天主教信徒与非天主教村民的边界。另一种是传统乡土社会的时间秩序，以农耕周期和传统节庆为主要框架，以地域、村落、家庭为主要的仪式空间。相对于制度化的宗教时间而言，乡土社会的时间节律是世俗生活的时间，是与非天主教村民共享的时间，是乡村天主教信徒作为村民身份的时间秩序。乡村天主教信徒对于时间的“圣”与“俗”的划分与体验，是其身份认同的重要表现。

同时，乡村天主教信徒的神圣时间和世俗时间并非是截然分开、对立的，对于信徒来说，神圣时间和世俗时间交融于日常生活之中，构成了生活的韵律。正如一名教友所说：“我们教友过日子两头看，一边是农历，

① 在笔者所调查的北京门头沟地区，天主教信徒互称“教友”。

* 基金项目：本文系曹荣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民俗学视域下的乡村基督教群体的日常生活研究”（12CZJ021）及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北京乡村基督教群体的信仰与生活研究”（11ZX011）的阶段性成果。

② 参见米尔恰·伊利亚德：《神圣与世俗》，王建光译，华夏出版社2003年版，第33页。

一边是教里的历。到了哪个节，都不论，都过得。祖祖辈辈都是这样的。”世俗时间和神圣时间对于教友来说，既相区分，又统一于生活世界的整体中。

本文将通过对京西一个天主教信徒与非信徒杂居的村落的考察，探讨乡村天主教群体的时间秩序，解析教友对于时间的划分和体验，以及这种划分和体验对于教友身份认同的意义。

一、两分的村落：教友与“大教”

桑村是位于京西门头沟山区的一个天主教信徒与非信徒杂居的村落。从姓氏、家族与村落的关系来看，桑村是一个杂姓聚居的双主姓村。^①根据2007年户口统计，桑村现有424户、776人，主要以张、杨两姓为主，占到本村人口的90%。“本地居”的姓氏还有高姓，共有5户人家。外来户有李姓1户、傅姓1户。由于主要姓氏的家谱、祖坟都在“文革”时毁没，村中主要家族的老人也都无法确切地说明村落形成于何时，但是直至今天村里还流传着张姓祖先张奔奔、杨姓祖先杨大脚表兄弟^②从山西大槐树迁居于此的传说，并认为村落的主姓——张姓、杨姓和高姓^③具有亲属关系，都是“一个根子来的”。

桑村村落略呈长方形，北高东低。从地形上看，桑村被天然地划分为南、北两个部分。北部是一个东、西、北三面环山的小盆地，只在南面有一个约三米宽的口子连接着南部的聚落。在这个口子的东边是一条干涸的水沟，叫做鸽子涧沟。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鸽子涧沟尚未干涸，溪水从西北的山谷流出后向东流淌，在村落南北交界的地方转向南边流去。因此，从地形上，桑村被天然地分成了以鸽子涧沟为界的两个聚落，而北部的小盆地就成了一个较为封闭的小聚落。村里人将北部的聚落称为“后桑村”、“后峪”、“后村”，将南边的聚落称为“前桑村”、“前峪”、“前

① 王铭铭根据村落与家族之间关系，将威海市183个村落划分为六种类型：纯姓村、强单主姓村、单主姓村、双主姓村、复主姓村、杂姓村。其中村落中有两个家族各占人口数20%到60%的为双主姓村。参见王铭铭：《村落姓氏与权力》，载《民俗研究》1999年第1期。

② 后桑村教友广民（男，1947年生，初中文化）曾写有《圣母护佑的地方》一文，说张、杨两姓先人是义兄弟关系。参见曹荣：《乡村天主教群体的信仰与生活——北京桑村天主教群体的考察》附录，北京师范大学2008年博士论文。在调查中，前、后桑村的老人绝大多数讲述张、杨二姓的关系时，都说是表兄弟关系。

③ 据村民介绍，高姓的先祖原本姓张，后人赘外村高家，改姓高，在岳父岳母去世后迁回村中。

村”。南、北两个聚落由一条南北走向的街道连接。前村的居民主要居住在村内主道的两旁，村口的过街楼是村落的入口处。

不仅在物理空间上呈现出二分的状况，桑村的信仰空间也一分为二，界线分明。后村的居民都是世代的天主教信徒，教堂和圣母山位于聚落的中央。而前村的居民绝大部分都是非天主教信徒，近年来虽然渐有少数的老人加入天主教，但是村落空间的整体格局并未发生实质性的变化。在1947年“土改”之前，前桑村还存在着药王庙、三教寺、五道庙等庙宇。因而，村落的物理空间和信仰空间呈现两分而立的状况。

在最初的调查时，当村民在表述“我们村”时，笔者总是很难分清他们究竟说的是作为自然村的前桑村、后桑村，还是作为行政村的桑村。渐渐地，笔者发觉，一般来说，后村的人在说到“我们村”时，通常指的是后桑村；前村人在说到“我们村”时，通常指的是前桑村；而村干部在谈到“我们村”时，则通常指作为一个行政村的桑村。但是，当我问到前村和后村究竟是否是一个村子的时候，却出现了截然不同的答案。有的村民告诉我，“我们压根就是一个村子，都是由姓张、姓杨的老祖宗来的，后来才分开的。”也有的村民告诉我，“我们压根就不是一个村子，他们信他们的，我们信我们的，‘土改’以后，我们才划为一个生产队。”很显然，第一种“压根”的回答是从血缘、亲缘关系来说的，认为两个聚落的人具有共同的祖先，是一个以共同血缘关系结成的村落共同体。这种认识也和现在的行政区划相一致。“后来才分开的”则说明，这两个聚落确实曾分开过，作为两个不同的共同体而存在。第二种“压根”的答案则相对复杂，既从信仰的角度、以信仰群体来划分村落，将村落分为两个相区别的信仰空间，又从历史上的行政区划来说明两个聚落结合成一个行政村的时间并不长。

村里人自然而然地将村落中的人群分为天主教信徒和非天主教信徒。天主教信徒之间互称教友，而不信天主教的村民则被统称为“大教的”。

二、作为村民的时间秩序：农耕周期与传统节庆

传统乡土社会的年度周期可分为生产性的和节庆性的两类。在具体的生活实践中，生产性的和节庆性的年度周期是不可分割的。两类年度周期具有一定的对应性，农耕生产与节庆活动的交错构成了一个生活时间的序

列。古老的中国节庆是季节性质的和乡村性质的。^① 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的研究证明，在现代化以前，农业村落的时间不仅是一种抽象的认识论体系，它包括了不同的社会文化体系，将生产实践的年度周期与社会风格中的礼仪认同相结合。^② 农耕周期和传统的节庆构成了乡土社会中各个群体共同的时间框架。对于桑村的教友和大教群体来说，农业生产与传统节庆时间是其共同的时间体验。

（一）农耕周期

以农耕为主的生产方式，深刻地影响了桑村人的生活节律，制约了山里人对于时间的体验和建构。对于“教友”和“大教”来说，农业生产时间是其时间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农业生产时间是按照自然的规律、农作物的律动来作出选择的。斋堂川在气候上属暖温带半湿润半干旱季风型，四季分明——春季干旱多风，夏季炎热多雨，秋季凉爽晴朗，冬季寒冷少雪。与平原地区相比，地势较高的斋堂川地区的春天要晚一个月，而秋天却早了一个月。不同的气候和不同的地理条件，在农业生产上产生了极大的差异：平原地区以粮食和蔬菜为主，一年可以两熟，而山区则大体以粮食和干果为主，通常是一年一熟。桑村位于深山区，山多耕地少，长期以来这里就是缺粮区。在老人们的记忆中，“大包干”之前，“糠菜半年粮”是山里人家常有的现象。村民眼中最好的土地是沿河岸边的水浇地。水浇地土层厚，平整且肥力大，灌溉条件好，因而是庄稼人的宝贝疙瘩地，讲究精耕细作，小麦之类的细粮也都较为集中地种植在水浇地里。山里最多的是山坡子地，是村民在山坡上开垦的梯田，土层较薄，很难蓄住水，粮食产量也非常少，一般以种植白薯、土豆、玉米为主。由于山里土地少且贫瘠，村民需要种植多种农作物以维持生活，其生产时间也就基本遵循各种农作物的播种、收获的周期。

村民从腊月二十五之后就不干活了，家家户户都要忙着过年。过年标志着新的一年周期的开始，也标志着万物复苏的开始。山里人家到了“破五”之后，也就是正月初六之后就开始干活。播种是春季最主要的农事活

① 参见葛兰言：《中国古代的节庆与歌谣》，赵丙祥、张宏明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51页。

② 参见 Pierre Bourdieu, 1997, *Outline of a Theory of Practic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 97 - 108. 转引自王铭铭：《社区的历程：溪村汉人家族的个案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56页。

动。“破五”之后，村民最主要的活是修整梯田，为其后播种做准备。先是“抛畔子”，即将梯田里的荒草除掉，再压上土，点上火，弄上火道一烧来殉肥。这样能够使土层增厚十几厘米厚，土壤的肥力也就大了。农历二月山花开了以后就得马上春耕，开始种谷子（小米）。三月下旬到四月中旬种玉米、高粱。紧接着再种黑豆、黄豆。六月下锄，村民忙着在田间锄草施肥，一直要忙到八月中旬才能够挂锄。夏季是农闲的时候，农事并不多，村民一般趁着农闲的时候到附近的小煤窑找活干。通常是挖煤、拉煤的活，赚几个钱贴补家用。家家户户也趁着农闲的时候买煤，为过冬做准备。山里的冬天非常冷，需要生火烧炕来暖炕暖屋子，因此能够买到足够的煤是过好年的重要保障。老人们回忆新中国成立前，村里人一早赶着一板牲口（五头牲口）去小煤窑，直到天黑才驮到家。一般人家一板牲口驮来的煤已经够过一个冬天了。农闲的时候，也有编篓子到清水河拉鱼的。直到20世纪90年代，清水河的河水仍然非常丰沛，鱼和甲鱼都很多，桑村的捉鱼能手都会在这个时候大显身手。九月的收秋是村民一年当中最为忙碌的时候。在麦收之前要先“钢场”，即平整场院：先用水将场院泼湿，用铁齿耙子耙一遍；为了让场院更平整，还得铺一些花秸，用石碌碾上几次，等挑开花秸后场院就又平又硬了。割麦子的时候各家各户都起得很早，因为早晨的露水大，麦子潮，收割的时候不容易掉麦粒。收秋之后就是秋耕。小麦是越冬的作物，山里有“白露早寒露迟，秋分种麦正当时”的说法。种早了，麦苗生长快，容易被过早地冻死；种晚了气温低，生出的幼苗不分蘖，或者分蘖特别少。所以，到了秋分的时候，村里人都会抓紧时间忙着种小麦了。种麦子的时候先要整地：在地里施上农家肥，再进行翻耕、平整、搂畦、打埂、修夹渠。播种的时候，小的地块人工撒种，大的地块就得用耧撒种了。播种之后要用土掩埋，大块地用石碾子轧一遍，小块的地用脚就可以踩实，以防止土松透气把种子给风干了，出不了芽。初冬的时候，还得再给地里浇一次封冻水。谷子是春种秋收，一年一季。白薯是清明育秧，立夏栽种。玉米分春玉米和麦茬玉米。春玉米在谷雨后，芒种前种，白露成熟，不影响种冬小麦。麦茬玉米是指在麦子成熟收割前，在麦茬当中点种，俗称“套种”，一般两个多月就可以成熟，到了秋分时分不管成熟与否都开始收割，俗称“腾地”。霜降过后，是山里人腌咸菜的日子，据说腌早了咸菜会臭，晚了咸菜则生。此后便是农闲，一直到春节。这期间男人们多出门打短工，通常到门头沟的煤窑、采石场干活，腊月二十五之后才回来过年。在“大炼钢铁”运动之前，山里的树木还很多，野兔、野狼时有出没，留在村里的男人们便上山打猎，有

的则去山上砍树；“教友”把核桃树、杏树砍了，做成风琴、小提琴，供教堂里大礼弥撒时伴奏用。村里的妇女则为准备过年而忙碌起来。

桑村的农业生产几乎都是以农户为单位，平时生产协作并不多。但是遇到大旱年景的时候，就要集中前、后桑村所有家庭的力量抗旱、争水。桑村的水浇地大多在清水河沿岸，有些地超出了桑村的地界，属于军响村。这一带修有水渠，灌溉条件好，是个“长流水”的好地。尤其是在下河的长崎，新中国成立前就有种植水稻和小麦的。因此，新中国成立前的时候，桑村的人就憋着劲攒钱买军响村的长崎好地。每发生旱灾时，往往都要与坐落在清水河岸边的军响村争水。这时常会引起两个村子村民之间的争斗。此时，前、后桑村会凝聚成一股力量，“大教”和天主教家庭的壮劳力都会自觉出力跟军响村争水，保护水源。我在军响村调查的时候，军响村人告诉我，“别看前、后桑村平时有些隔，可一旦争水的时候心比我们村还齐，横着呢。”前、后桑村与外村争水上的协作显示了“大教”群体与天主教群体作为一个村落共同体的意识，也体现了作为村民身份的认知。

（二）节庆周期

节庆时间的安排不同于农耕周期，农耕周期是自然条件对于农业生产制约的体现，节庆的安排则是在农耕周期基础上的生理和文化的适应。每一个节庆，都是年度周期中一个重要的节点，具有相应的意义，其间的仪式活动，协调了人与自然，人与神、鬼、祖先之间的关系。对于根植于乡土社会的天主教信徒来说，传统节庆当然是其时间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传统节庆中的许多礼俗活动本身即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娱人与酬神紧密交融在一起。这样，这些带有宗教色彩的礼俗活动及相关的禁忌，就构成了天主教信徒和非天主教信徒的象征性边界。

在传统节令中，春节是辞旧迎新的节日。在大年三十之前，就开始一些跨越旧年进入新年的仪式节奏。早在春节前的腊月，甚至早至农历十月，村里人就开始为过年做准备了。农历十月大雪卧羊，这是杀羊的季节，因为此后羊便日渐减膘了。^①腊月初八为“腊八节”，家家户户都要熬腊八粥。将碎米、红枣、花生米、红豆放在一起熬煮，煮好后全家人要聚在一起喝上几碗，邻里之间也要互相送上几碗。妇女们总是要评价一下，谁家的粥熬得好，熬得香。教友们也会给神父和修女送上几碗腊八粥。过

① 近年来，山区实行退耕还林政策，养羊被认为是一种破坏生态的行为，农民家中大多不再养羊。

了腊八，年味儿就渐渐浓起来。腊月十五之前，每家每户都要熬油、磨豆腐，碾坊的碾子总是不停地滚动着。从腊月十五开始，山里人家的每一天都几乎在为过年做着准备，村里流传着过年的歌谣：

到十五做豆腐，到十六拉猪肉，到十七杀公鸡，到十八把面发，到十九去剃头，到二十拜老师，二十一去赶集，二十二买年画，二十三糖棍粘，二十四写对子，二十五炸豆腐，二十六炖猪肉，二十七洗疾疾，二十八洗邋遢，二十九全都有，三十儿拜大神^①，年禧放鞭炮。

腊月二十三，过小年。对于“大教”人家来说是祭灶神的日子。人们对于灶神的信奉极为虔诚，认为他是上天派往各家各户的神灵。灶神神龛或者神像旁贴着“晨昏三叩首，早晚一炉香”的对联。过小年这一天，主妇们要进行扫除，买糖瓜、包饺子，目的是要粘住灶王爷的嘴，让他上天言好事。男人们则要把灶王的画像从墙上揭下来烧掉，等到年三十的时候再贴上新的灶王像。“教友”家庭过得则较为简单，主妇们在这一天主要就是要把院落、屋里打扫干净，中午家人聚在一起吃顿稍好的饭菜就行了。

大年三十在节庆体系中是最为重要的节日，这一天被认为是正式的年禧，送旧迎新的庆典集中在这一天进行。家庭成员在这一天要团聚迎接新年的到来。对于“大教”家庭来说，家庭团聚不仅意味着生者的团聚，还意味着子孙与祖先之间的团聚。大年三十晚上，各家要写亡书，请祖宗回来过年。“亡书”是子孙写给祖宗的信。书信的中央用红条或者刻板印一个红色长方格子，上面写着亡故亲人的名字，如“父亲□□□之灵”、“母亲□□□之灵”。有的人家甚至将前三四代亡故祖先的名字都写到书信上。亡书的信瓢最为讲究，一般人家都要请村内受教育较高的人来写。通常的格式是这样的：

佛追资

兹今月×××××××者之

辰思念 灵仪无伸荐净伏 众特诵往生净土 化神咒

化炼 冥资 用伸资荐故×者之灵 伏此索目化生道界

谨疏

×年×月×日

^① “教友”过年不会“拜大神”，但前、后桑村传唱的歌谣都有“三十儿拜大神”的内容，后桑村的教友也是这么说的。

或者是：

请信奉

佛追资

兹今月×××××××之辰思念 灵仪无伸荐陈 伏凭×

众 特诵 往生净土神咒

化炼冥资 用伸资荐

××××灵伏

众因化生 道界谨疏

×年×月×日

现在，会写这类格式亡书的人已经不多，一般家里过年写的都比较简单，通常为：

故亡者之灵

祭奠之辰

孝子（或孙等）×××

亡书写好后，一般要放在堂屋正中的条案上。现在人们通常将亡书摆放在亡故亲人遗照的下方。亡书寓意通过书信已将祖先请到了家中过年。亡书前还要摆放上果品、糕点，并在其左右点上火烛，保持不灭，彻夜长燃。请到祖先后，全家人在吃饺子时，要将第一盘饺子供在亡书前，表示由祖先先享用。饺子的数量按照“神三鬼四”的说法，取四、六、八等双数。在祖先享用之后，全家人才开始吃年夜饭。饭后，有的人家还要在院中堆积大块的柴火点燃，称为“沤岁”，表示辞旧岁的意思。家中有病人的人家，还会在这一天将药方或者药罐丢弃。

后桑村教友家庭并无写亡书祭祖这样的活动。早上六点至七点半，教堂有春节大礼弥撒。在弥撒中，人们会在祈祷中加上新年的祈愿。瑞兰说，春节时候的祈愿就是要祈祷家庭平安，另一项重要的祈愿就是希望自己亡故的父母能够早升天堂。弥撒大礼中，教友要派出代表，代表堂区的教友给神父、修女、修士拜年，神父则代表修女、修士等神职人员给教友们拜年。大礼弥撒后，教友们各自回到家中，十点左右的时候开始包饺子吃，中午就不吃了，一直到“天一擦黑”（下午四点到五点）的时候吃晚饭，相当于年夜饭。这一顿饭尤其讲究全家人齐聚。神父留则在村中，与教友一起过春节。有的教友把神父请到家中吃年夜饭。过年期间，每家教友都会宴请神父，把他当作长辈一般尊重。春节大礼弥撒之后，一直到初五，教友们都不去教堂做晚课，都在家过年。

大年初一早晨，各家各户都要吃饺子，称为“煮饽饽”。饺子里面放着硬币，吃到有硬币的饺子预示着一年有好运。吃饭前，家里的晚辈要向长辈拜年，长辈会给晚辈压岁钱。“大教”家庭中，本家的晚辈到了长辈家中拜年，见到亡书要先在亡书前磕三个头。过年有民谣，“初一初二请老儿的，初三初四请小的”。大年初一这一天，家中无论有多少人，无论是否分家单过，都要团聚起来吃团圆饭。初二一早就要放鞭炮，对于“大教”家庭来说，这放鞭炮有祭神的意义；还要请长辈一起吃饭。初三、初四是接闺女回娘家。出嫁的姑娘有人来接极为体面，如果娘家人没来接，做媳妇的在婆家就很丢面子。新婚的夫妻也要在这两天串门子认亲戚，长辈们则要请晚辈到家中吃饭。初三晚上要吃饺子，“大教”家庭要在这一天“送亡书”，将三十晚上请来的祖先送走。晚上，全家人和祖先共进晚餐后，家中的晚辈将亡书放在一个小篮子中，提一壶饺子汤，朝祖坟的方向准备烧亡书；烧亡书之前要在地上画一个圈，留下一个缺口朝向祖坟的方向，然后将亡书放在圈中焚烧；待亡书燃尽，再将饺子汤浇在纸灰上，村里人称之为“浇祖”。“教友”家庭则没有这样的习俗。初五为“破五”，晚上也要吃饺子，表示年已经过了。在初一到初五这些天，各家不得用生米做饭，年前就要将馒头蒸好，将糕做好，以后每餐只要加热一下就可以吃了。过了“破五”就可以用生米做饭了。“破五”以后，出嫁的闺女也可以到娘家久住一段时间，亲戚朋友之间可以相互宴请，前、后桑村连着至亲的人家也会相互请客。初一到初五是前、后桑村人家串门子最多的时候，这些日子后桑村的教友不需要到教堂里礼拜，串门子拜年成为最主要的事情。小辈到了长辈家中，无论是“大教”还是天主教的都要忙不迭地给老人磕头拜年，如果是至亲，少不了会得一份压岁钱。“破五”后，“大教”家庭可以扫地清扫垃圾。老人们认为“破五”之前会将财气一起扫掉，因此在此之前忌讳扫地。“教友”家庭则没有这样的禁忌。

初八吃过晚饭日落黄昏的时候，前、后桑村家家户户都要“点灯花”。“灯花”用纸做成，有灯座和灯头，有两寸多（约8厘米）长，蘸上油就可以点燃。据说过去各家要点上一百零八盏“灯花”。至于“点灯花”的意义，村民大多说不清，只是认为自古相传就是这样。初一到初八，“大教”家庭有以阴晴预示吉凶的习俗。初一为鸡日，初二为犬日，初三为猪日，初四为羊日，初五为牛日，初七为人日，初八为谷日。初七若是晴天，则预示人丁繁衍兴旺。

立春为打春节，这一天各家要做春饼，夹上豆芽菜吃，也有摊煎饼、烙大饼过打春节的。

正月十五是灯节。每逢正月十三到十五，无论“教友”还是“大教”人家门前都要挂灯，村中男女老幼点燃各式各样的灯走街串巷闹花灯。1957年之前，村里过灯节的时候还会请来戏班唱戏。灯节是前、后桑村共同参与的活动，游花灯的范围包括前、后桑村。人们手提着各式各样的灯，在前、后桑村游走，炫耀着手中的花灯。对于“大教”和“教友”来说，灯节无疑打破了平日鲜明的信仰空间界限。对于“教友”来说，灯节的节俗活动并不存在像清明、寒食节那样的禁忌符号。在灯节的时空中，“大教”和“教友”的交往是轻松的、随意的。虽然灯节并不是“大教”群体与“教友”集体欢腾^①，但这却至少是一种集体的愉悦。

对于前桑村“大教”家庭来说，正月是个充满禁忌的日子，在整个正月里，有着许多“妈妈礼儿”：正月里，妇女禁做针线活，初一不动针，动了得鸡瘟；初二动了针，养狗不护门；初三动了针，养猪得猪瘟；初四动了针，养羊难成群；初五动了针，养牛不耕耘；初六动了针，马会踢死人；初七动了针，一年人不顺；初八动了针，收成减少三分……二十四动了针，一年会头晕……整个正月不准剃头，山里有“正月剃头死舅舅”的说法。正月不适宜搬家，不适合糊窗户。这些天也不是“聘闺女”的日子。村里有“二月二动了针和麻，蝎子和蚰蜒可炕爬”的俗语。直到过了农历二月二，这些禁忌才逐渐减少。“教友”们也都知道这些“妈妈礼儿”，认为这些都是“瞎讲究”、“事情多”，“教友”家庭大多不讲究这些。

二月二为龙抬头，吃油炸油腥。油腥为龙角，吃面为龙须，吃饺子、吃烙饼为龙鳞，吃拨鱼为龙舌，吃炸糕为龙眼……这一天，人们要用小灰或白灰从门外撒到水缸周围，为引龙回。过去，“大教”家庭有的人家还会将12颗黄豆或者黑豆放入劈开的高粱秆中，沾水预测什么时候有雨，清明的时候取出来看，鼓胀起立的为雨月，干者为旱月。

三月清明节的时候，“大教”家庭一般在头两天上坟扫墓，送挂纸钱、浇祖、植树。“教友”家庭也进行扫墓，但不挂纸、不上供、不浇祖。四月祭药王，“大教”人家都会到药王庙里去烧香。药王庙会举行庙会，周围的小商贩会赶到这里摆摊，前桑村的人会集资请戏班过来唱戏。药王庙被占用后，四月到药王庙烧香和庙会活动就都没有了。五月五日端午节，“大教”人家家门前插艾草，贴红色吉祥葫芦，吃粽子，这一天出嫁的闺

① 参见埃米尔·涂尔干：《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渠东、汲喆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06页。

女回娘家。对于“教友”来说，端午节这一天家家户户也吃粽子，不过门前并不挂艾草。当我问起原因时老人们说：“挂艾草、贴红葫芦都是‘大教’的事儿，他们说这能祛邪，我们天主教不迷信，不做这些。”夏至，各家各户要吃过水面。五月称为恶月，不糊窗、不迁居、不剃头。五月喜旱，六月喜雨，有民谚“有钱难买五月旱，六月连阴吃饱饭。”虽说五月喜旱，但是到了五月中旬都不下雨的话，旱灾可能就接踵而至了。“大教”的老人告诉我，五月十三是关老爷生日，关老爷要在这一天磨刀，一般大旱不过五月十三，因为五月十三关老爷磨刀怎么也会下点雨；要是不下，这一年就是个大旱年，人们就得向龙王爷求雨了。七月七为牛郎织女日，传说这一天在瓜架下、葡萄架下可以听到牛郎、织女低声地说话。老人们说，过去女孩子在这一天的半夜还会纫针求织女传艺。在七月七日前，将谷麦种在瓦盆里，作祭牵牛星之用。小女孩们在七月七日将水盛于盆中，放在太阳底下，然后向水里投小针，见盆底的针影来卜算女孩是否巧手。当然，如今这样的活动也不多见。老年“教友”回想年幼时也听人说过牛郎织女，家中也有这样的活动。

七月十五日被称为鬼节，“大教”家庭认为这一天夜里阴间鬼门大开，在这一天烧纸钱，亡魂可以直接收到。村里人也将七月十五日称为“哭节”，叫做“七月十五嚎丧”。家家户户拿着准备好的纸钱，到门口或路口处焚烧。烧时将纸钱放在地上，周围画一个圆圈，圆圈留一个口，朝着坟地的方向，然后将纸钱点燃，嘴里念叨着“××拾钱来”，并哭死去的亲人。如看到纸钱飞起，就说明亡魂已经把纸钱给收走了。不过现在“大教”的人也很少在这一天“嚎丧”，仅仅烧纸钱而已。“教友”家庭则无一过“哭节”的。

八月十五是中秋节。家家户户赏月，吃月饼、吃毛豆。教堂在这一天要举行中秋弥撒，教友和神父在教堂中互祝中秋快乐。九月九日重阳节，与端午节相似的是，出嫁的闺女在这一天要回娘家，送酒礼，孝顺父母。对于“大教”来说，九月的“妈妈礼儿”也不少。村中“大教”老人流传九月不糊窗，日落也不糊窗，以防把鬼也糊到了屋里；不拆洗被褥，恐怕犯了九女星，犯了九女星令人生女不生男。“教友”则认为这些“妈妈礼儿”是迷信说法，没有这些讲究。

十月初一，是“大教”家庭给亡人“送寒衣”的日子，用纸剪成衣服形状于门外择地或者坟地烧掉。在烧炕的日子里，各家从今天开始点火烧炕。“教友”家庭则无此习俗。

十一月冬至，山里有“冬至馄饨夏至面”的说法，这一天家家吃馄

饨。十一月时候，河里已经开始结上厚冰，孩童开始“打蹭儿”（就是滑冰的意思）。冬至过后，山里人就又要忙着准备新年的到来。（见表1）

表1 “教友”家庭与“大教”家庭节庆习俗比较

岁时节日	节期	“大教”家庭节俗	“教友”家庭节俗	备注
过小年	腊月二十三	祭灶神，扫除，买糖瓜	扫除	
春节	年三十	写亡书、吃饺子、压岁钱、贴对联、贴财神	春节大礼弥撒、吃饺子、压岁钱、贴对联	教友贴对联，不贴财神，许多人家贴的对联都是教会发的
	年初一	煮饽饽，拜年（到本家亲戚家中拜年，要先给亡书磕头）	煮饽饽，拜年	
	年初二	放鞭炮祭神，请本家长辈吃饭	放鞭炮，请本家长辈吃饭	教友解释，这一天放鞭炮并没有祭神的意义，就是为了热闹
	年初三	吃饺子，送亡书	吃饺子	
	年初四	接闺女回家过年	接闺女回家过年	
	年初五（“破五”）	吃饺子送年，可以清扫垃圾	吃饺子送年	“大教”家庭忌过年期间扫地，恐将财扫走，“破五”后可以清扫垃圾。“教友”家庭无此禁忌
打春节	立春	吃春饼	吃春饼	
灯节	正月十五	门上挂灯，游花灯	门上挂灯，游花灯	这是前后桑村一起进行的节俗活动，游花灯的范围包括整个桑村
二月二	二月初二	吃油炸油腥	吃油炸油腥	
清明节		上坟，挂纸、浇祖、上供	上坟，洒圣水、念经，一些“教友”家庭只是带着孩子去坟上看看，认坟头	
四月		祭药王，前桑村药王庙有庙会	无	
端午节	五月初五	挂艾草，吃粽子，出嫁的闺女回娘家	吃粽子	
夏至		吃过水面	吃过水面	